

刘思辰——我知晓极光为何燃烧(组诗)

月光下的夜鸟

我是一只伫立在
孤城上的夜鸟
心中装着永远茂荣的夏天

月亮,是母亲床头
牛油黄色的蜡烛,它整晚
向我透露皈依人间的秘密

它说天空的星光闪烁
像春日万千少女的爱情
她们把最美的花别在发间
然后静待一双灰皮鞋,轻踏
门前的石阶

哦,“人间”不过寥寥数笔
她却等了我千载
我还没来得及说我爱她
月亮,喃喃自语

沉默半晌,我离开孤城
侧身绕过一朵浮云的影子,展翅
朝着空中闪耀的群星飞去

流星梦

躲在一颗星星的梦里
漫天银色的蝴蝶翅膀,
是亿万年前,
不曾枯萎的水滴

我询问冰冷的风
这附近可有松软的泥土,
金色的沙?
银河会朝着哪个方向流淌?
它的岸边,是否也长着
紫色的香草和青葱的兰花?

风不说话,宇宙
充满死一般的沉寂
蝴蝶们纷纷卸下银色的翅膀
夜空,瞬间有种凝重的黑

黎明时,一颗流星划破天际
银河,缓慢流入人间的海底
我突然背对月亮,痛哭流涕
想起回家

父亲的日记

那些挂着砒霜的面包,
奇形怪状
引诱太多饥饿的人,尝试
用唇齿去贴近死亡的脸
可我不能,尽管我也很饿

这是我在变卖一个旧车库时
从一本残破的日记里,
淘出的文字……

哦,我的父亲
此刻你曾经吃过饭的碗,
还堂堂正正地摆在那儿
它与你下葬那天墓穴的形状,
多么相似

听诗的妈妈

清晨时分,我轻读诗句
给妈妈听
阳光穿过窗户,
洒落在她的脸上
如金子般闪耀

夜晚降临,我低声吟咏
给妈妈听
月光洒满屋檐,
倾泻在她的身上
如梦一般轻柔

妈妈虽然不会写诗,
但每次我读诗给她听的时候
她的脸上,总会绽放出
如太阳般灿烂的笑容

她的嘴角微微上扬,
弯成新月的形状
那是她对诗歌最高的礼赞

采棉花的女人

女人把一条天蓝色的围巾
裹在头上
一只手提着棉布的袋子,

另一只手抱着孩子

走进一片成熟的棉花地里
她把孩子放在地头,
袋子系在腰间

那大朵大朵雪白的棉花
像云一样
从她灵活的指尖飘进袋子

妈,你看那里也有棉花!
地头的孩子指着天空大喊
女人转过头,滴着汗珠的脸
仿佛开成一朵好看的棉花

然后又迅速低头干活,
并没有去看天空
她似乎一生都注定要与棉花纠缠
上天忘了给她,
与白云抒情的机会

案板

它允许锋利的刀刃
嵌入自己最深的皱纹
见证鲜活的鱼虾
咽下最后一口气

它把身体借给那些
鸡,猪,牛,羊……
做灵魂的墓碑
可它无法静坐于泥土
无法祭拜自己母树的亡灵

它的忍耐早已被刻进了
命运的骨髓
再也呼吸不到森林里
新鲜的空气

洪水来了

八月的大地,洪水来了
人们惊慌失措,舍掉
果树、家禽、沉睡的老屋……
四散奔逃

莫慌,快看啊,飞机!
我们有救了!
直升机盘旋在洪水猛兽之上,
昼夜打捞,一个个
被死亡舔舐过肩膀的生命

天晴后,人们看清军机里的人
都长着同一张坚毅的脸
他们眼底闪出清澈的光,
驱散苦难

秋阳下,紫薇花睁开了眼
从浸透雨水的灵魂里,抽出
摇曳生姿的影子
正打造一场,倔犟的明媚

等候

洪水之后,时光深处的云
仿佛在山川的缝隙里,
爬过三秋
凝视,人间悄然而至的萧瑟

傍晚的天空,有一些醒目的赤红
无法凝固
它们说苦难无需一直承受
死亡,也并非永远的逃避

等神明寻找一根合适的针吧!
去缝补大地的伤口

夜里,几只麻雀在屋檐上拥吻
它们见证了黑龙行雨的洪水,
终究冲不毁庭院苍苔上的月影

万物,似乎都在经历一场
生死浩劫后,大口喘着粗气
正对着青绿色的长空,
等候,邂逅这个秋天浓烈的美

挂在窗前的金子

我妈在佛前磕了三个头
每一次额头碰到地板上
都发出“咚”的一声

抬起头,她凝视着白瓷观音的脸
跪在那儿久久不动

直到眼前的三个香头,现出
一个明亮的“心”形

雨后的窗玻璃上,滚落
一串明亮的水珠
闪出某种好看的光,一晃就不见了
有点像我妈三十岁时眼里的光

哦,我有点怀疑
她曾掏空眼底的金子
托菩萨一直挂在我家的窗前

妹妹是花,我是草

小时候,你长得比我好看
大人们说你像花,我像草
我不服气地疯长
想长成一棵树,顶破天穹

后来,我说我像李白
曾在某世摸过九万里之上的云
你说那里的云湿漉漉,
难怪我着了一身“诗气”

再后来,我说我像东坡
曾把一蓑烟雨埋进过世间的谷底
你说我若为轼,
你甘做我身后的辙,不离不弃

如今,我说我不像李白
也不像东坡
终于我还是没能长成树的模样
我说你是花,我还做你身边的草
挺好

写诗

我写诗的时候,万物
都在纸下雀跃,
只待我用笔尖唤出某一个名字
去填补空荡的人间

这个世界荒芜得可怕,
而主角,永远玄在无形的太极
雨,敲打树木、屋脊、苦难……
落日,还回一万个深吻

西风有宽大的衣袖,
拂出半城秋天的明艳
很庆幸,我的嘴唇
没有因说过太多谦卑的话
而变得菲薄

痴痴望着雨后的南山,
看一匹红马奔跑着撞进云雾
我抱紧双臂,用活着
铸一层厚茧,裹紧灵魂里的冷

在林中画画

这个下午,秋风携带阳光
投出生灵的影子
我在南山的林中画鸟儿,
画到最后一笔,鸟儿飞走了
我继续画草木,画溪水,
画漏在小路上的金子……

起风时,我拾起一朵
断了根茎的陶菊
它不喊疼,向我,也向秋天
狠狠地笑

这寂静的美,紧紧地包裹着我
我是如此信任它的真诚
就像回到了自己一万年前的家
闭上眼,允许它轻拂
发梢上的微尘

天末凉风未起时

用二十一克的灵魂,驾驭
一个平凡的限量版躯壳
所以,构成我的元素,
远不止地,水,火,风

我想我与童年野地里,
那些漫天漫地的龙葵草,
马齿苋……
没什么不同
只是它们比我更自由,洁净

我的到来,打破了一群灰喜鹊
在河边那场盛大的欢聚
它们拖起长长的尾巴,惊慌起飞

逃离,到另一个小千世界

坐在一块雪白的石头上,
见从《诗经》里走出的水境草,
出落成娇俏的少女
她用明艳鲜黄的衣裙,帮我打捞
一千年前那个青苔暗滋的小院

那时院子里有棵柿子树,
绿叶婆娑,缀满金黄色的果实
整个下午都是宁静的,
关于秋天的那些文字,从未提过
天末凉风

秋音

八月,我告别地上的
千千萱草,去云里寻梦
光波所至的映像里,
看不见一株熟悉的草木

西风说世事唯秋伤最凉,
月亮之上没有人间
我心中那抹永恒的青翠,
也只是贫瘠之地生出的碎影

宇宙间,空气变得稀薄
我的心脏逐渐干瘪
这时月亮轻盈地朝我走来
从怀里捧出一杯清酒,
浇活,竹林里的琴音

晚归人

九月,高举一朵鲜活的玫瑰
每向我靠近一步,
就褪去一瓣泣血的红

这秋风绵密,我分不清
天空与海的颜色

只等众神,小心翼翼
在残垣中备下一场好雪

那在风雪里晚归的人啊,
直呼我瘦弱的名字,
推门进屋,斟酒上炕……

向我敞开漂泊一世的灵魂,
谈起,这一路上满山的梨白

百年孤独

他们把长长的舌头伸出来,
打成结
用谎言,抹平良知
坐等我在现实中挣扎,沉默,
腐败成一片秋天的残叶

这一百年里,我一直住在树上
时常透过浓密的枝叶,
看天边暗涌的云
我的骨头,偶尔会被蚂蚁噬痛
但从不叫喊

黄昏时,我走向小镇
用那根长长的舌头做了秋千
祈祷风不要停,让他们睁眼看着
那些思念春天的落叶,
是如何化成蝴蝶的

山间

小时候,外婆家的东山谷里
住着成片的野百合
夏日是它们最丰腴的季节
圆滚滚的刺猬们驮着青果穿行
绒毛,沾满松脂与晨雾

我总是攀上东山最高的树梢
望着空中柔軟的云
却从不曾见一个神仙的衣袂
飘落山里

大人们,在正午之时
封住我的嘴唇
说山风会偷走一些禁忌的词汇
我向松枝间的精灵低语
喂!你见过山里的鬼吗?

松鼠,用蓬松的尾巴作答
它啃开浆果的姿势像在嘲笑
甜汁顺着嘴角流淌
傻瓜,多好的太阳你都不晒心事

找什么鬼?

从树上坠落时,树枝在我的腰间
留下一片淤青
此后我拒绝攀爬,像回避某天后
那个终生不被兑现的诺言

归途中,我与溪水适逢其会
它正搬运着阳光落下的三千碎金
我又问,你可见过山里的鬼?
溪水泛着波光,喘息着说:
这山里正住着十万的精灵和神仙
而所有的鬼都在人间!

写给海子

世间所有的生命,都会
在时光里塌缩成藩粉
一千个春天正从指缝腐烂成泥
它们不舍昼夜,从灵魂里
反复吟出婉转的深沉

你卧轨的姿势已被风化
破碎成滚烫的繁花
狂笑着打量这个善变的人间
春光深处,可还裹着那具未锈的
尸骨凛凛?

树影的缝隙,游弋的金箔
正编织囚笼
某个透明的魂魄已穿过光的栅栏
将碎裂的诗脊铺展成路基
接住所有坠落的春天,成为
春天本身

我要学会的

我要学会淘净风中的沙子,
从光阴里取出一抹黄昏
涂抹在你必经的途中

我要学会与一只蝴蝶对话,
停在路边的向日葵下
弯一百七十度的腰,看蚂蚁忙碌

我要学会轻声细语,
与一场落日和解
不去踩碎狗尾巴草的心脏,
再对着夜空大喊,芝麻开门

我学会的还不止这些,
凌晨的时候,我窥见一株牵牛花
爬上窗前的老树
冲着它们轻吹一口气,天就亮了

青岛,赠我一个诗意的春天

当西伯利亚的雪松,托东风
发出第一片银色请柬
青岛的海,便在纸上苏醒
洇开绵延的碧蓝

墨迹漫过乌拉尔山脉,云朵
衔着词汇往返
把诗意,撒向厚土与青天之间
那片广袤的山河

当普希金用星辰,碰了一下
李白的酒杯
那个唐朝的谪仙在月影里起身
腰间的银壶倾泻一地碎光

顷刻间,时空之眼折射出
十四万年智慧的光斑
缄默之语开始在纸间对话

这时候,青岛的栈桥上
红嘴鸥忙着用羽翼的洁白
拆解一场文明的互鉴

潮起之时,每一朵浪花里
都裹着不分国界的美
在风中长出金色的华章
载入那册璀璨而厚重的诗集
缓缓合拢

在灵魂里狂欢的人啊!
就此拥吻着这个可以被看见
并触摸的世界
那被春天照见的每一种微笑
都是一朵明媚的弯尾,或牡丹

作者简介:刘思辰,中国诗歌学会会
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锦州市作协
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
《延河》《四川文学》《现代青年》等报刊。
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诗集《归隐者的
告白》。